

魏德聖：



用時光機 激發現代人追尋自我

六年前，魏德聖的《海角七號》成為台灣本土電影復興、電影起飛的重要轉捩點。之後的《賽德克·巴萊》則成為台灣電影史上最氣象壯觀的重要影片之一。作為導演，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改寫着台灣的歷史。而他擔當監製的《KANO》則被譽為今年開年最好的台灣電影。它是一支台灣日治時代的真實棒球隊（嘉農）故事，傳達出了所有會讓我們為台灣電影而感動的關鍵字：熱血、夢想、百折不撓……許多台灣觀眾看完該片後會覺得它像一部時光機，將那些遙遠的、屬於台灣的、卻已被人遺忘的榮耀與夢想重新展現人前。那麼《KANO》對於魏德聖個人而言又意味着甚麼？退居監製之位出於怎樣的考慮？他希望通過回溯歷史表達怎樣的現實追求？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彭子文

文=香港文匯報 魏=魏德聖

文：籌備《KANO》對你而言的最大吸引力是？

魏：台灣人從很早以前就一直迷戀棒球，可是我們不知道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有打棒球的風氣，所以我看到資料時覺得非常驚喜，當時我已經快四十歲了，卻從沒聽過這支棒球隊（KANO）。所以翻到那個歷史時非常高興。覺得哦原來台灣的棒球歷史是從這裡開始的，台灣的第一支棒球隊就已經創造了那麼大的傳奇性。唯一的可惜是我自己過去真的不知道這支棒球隊——這支棒球隊怎麼可以被歷史遺忘？被現在迷戀棒球的這些民眾遺忘？所以就很想把它寫出來。

文：籌備《KANO》前後用了多長時間？

魏：2006年開始做，那時候正在籌備《海角七號》，因為《賽德克·巴萊》已經準備好了，但一直沒機會拍。當時就和朋友把故事大綱編寫出來，再拿去做。那個朋友是第一次寫劇本，所以我等了他三年，等到賽德克開拍了，他才完成。拍完之後我慢慢修劇本，修完丟過去給他，他再丟回來，這樣慢慢一點一點往返很多次。所以《KANO》是我弄最長時間的劇本，前後大概五年（當然不是五年全部投入在裡面）。

文：為何在《KANO》中退居監製之位？

魏：棒球我了解，但沒有到非常專業。其實從一開始我在寫這個劇本時就知道，這個不是我來當導演的案子。這是一部必須要把它呈現出來的電影——但不是必須由我來主導。《賽德克》完成後，這個劇本是手上最成熟的本子。就想找誰來拍呢？馬志翔他原來高中時打過籃球隊，小學打過少棒，本身又是個已經是拍過很多電視劇的導演了，也獲了很多獎，他又懂得棒球。所以我想找他當導演是比較合適的。我的心意一直是：完成這個故事是重點。而不是甚麼都要我來做，特別在我對棒球沒有那麼專業的時候，台灣人又懂棒球，如果有些小細節沒注意到，觀眾馬上就會知道，特別是那些專業人士，馬上會說你這個錯誤、那個錯誤……所以真的要是有棒球專家的人才知道那些細節。所謂的細節，其實是棒球這個運動，每個球員的距離很遠，在球場上他們沒有辦法溝通，必須用打暗號、或者彼此之間的肢體語言去判斷——真的是打過棒球的人才知道那個距離之間要怎樣溝通，譬如這個球被打擊出去往兩個人手背方向飛的時候應該是誰去接？誰補位？接到球之後判斷投一壘還是丟本壘。這種細節的、技術的東西只有專業人才懂。如果接到球，我會覺得傳一壘比較漂亮，但如果就這樣拍了，人家會罵你笨蛋，你封殺了一壘，可是卻讓他得分了——這還只是很簡單的規則，如果是複雜的規則，拍錯了一定會被罵。

「我對棒球這東西沒有信仰」

魏：另一方面的原因，其實我不是瘋狂的球迷，我了解棒球是因為小時候有玩玩打打，但是如果找到一個對棒球有信仰的人的話（這東西對他來講是人生很重要一個東西），我想這部電影會更強更棒。事實是電影出來之後證明當初的思考方向是對的：是該找專業的人士去做這個事情。戲劇方面的部分，我在旁邊。而我們的整個團隊是經過《海角七號》、《賽德克·巴萊》，甚至有的人曾經歷過《少年PI》的計劃再回來拍這部。所以導演沒拍過這麼大格局的電影，沒關係，我對他說，你用你的導演專業來拍就好了。其他的東西我們來撐。我們這一群人都是經過很多挑戰的，我們來幫你。

文：上映之後觀眾的反應是否與預期相仿？

魏：可能有些觀眾是帶着「我要去檢查這部電影是不是傳說中那麼好」的心態，太過於距離太遠地去觀察你的技術，他的評價就會比較一般，會提出專業批評。那我心裡會覺得說，既然花了錢為甚麼不享受它呢，我給你

一整座森林的夜景，你何必專注只看其中那一棵樹的枝葉怎麼看都不順眼呢——當然這也是自我解釋的地方，我也知道有些地方會讓人分心啦，會再檢討。尤其是特效方面，感覺東方人做的特效一直有些瑕疵，不是技術上的，而是美學上的，東方太重視技巧，所以東方很少有美學的東西在裡面。在西方都是學美術的人來做電腦特效，但在東方是學理工科的人在做。所以我常常舉《賽德克》的例子，《賽德克》的特效單獨來看真的很棒，但為甚麼最後會看起來很假，因為移動起來就假了。譬如一隻山羊，他不動，坐在那裡，哇好像哦，但怎麼一跑起來就像隻兔子？觀察錯誤。我換過幾家不同的公司（台灣、韓國）做特效，但似乎都普遍存在這個問題。

文：有些觀眾看完之後，會覺得《KANO》像一部時光機，讓他們重新看到台灣的歷史。有刻意想去找尋歷史嗎？

魏：有一點想去找尋歷史的感覺。我之前講過

「用力開花，蝴蝶就會飛來」

文：部分觀眾在看完《KANO》後，會對它的歷史觀有所保留，對此你的看法是？

魏：我覺得有時候我們面對真實的歷史會痛、會酸，可是那就是真的。你去面對它，才能享受它給你的養分，它帶來了不好跟好，都會變成你現在往下走的養分，我們不能把它當成是仇視。這支棒球隊的歷史之所以會被遺忘八十年，就是因為我們把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畫一條線——過去不管好跟不好，都是不好。我們能不能把那段歷史，不管是日本統治，甚至是更早之前荷蘭人統治時期，都算作台灣的歷史。我們在思考整個大中國的歷史時，都會說不管以前是漢族還是蒙古族，不管被誰統治過，我們都把他們變成我們「中華民族」，那你為甚麼不能這樣去想日

本殖民時代的台灣？雖然我們被日本統治過，可是都是我們台灣的歷史。如果這樣去想，我們的心胸是不是會變大？否則如果一味切割下去，那我們台灣還有甚麼？就甚麼都沒有了。

對我們台灣的觀眾，我很想跟他們講一句說，有自信一點。一朵花怎麼吸引蝴蝶來你身邊？就開花啊，用力地開花啊，蝴蝶就來了。不用一天到晚尋找別人的認同，你先認同自己。你先有自信，就會有魅力，就會吸引人家過來。你不用一天到晚去為了巴結人家否定自己，為了讓你接受我——所以我先否定自己。為了得到你的給予，我必須先捨掉我的全部，何必呢？我敢講我們呈現的是一個真實的台灣球隊的樣貌，而不是呈現一

說，台灣人現在物質生活滿足了，以前那個年代的人物質生活雖然沒那麼滿足，但至少他們的精神和物質還在一個平衡點上。現在是物質生活滿足了，精神生活卻很不平衡。所以在物質生活沒有很好的那個年代，他們都還有追求榮耀的心理層面，那我們現代人，物質滿足了，追逐榮耀的心境卻沒有了。我就想說看能不能從過去的歷史、從過去這個比較熱血的故事裡去激發現代人追求未來的目標，追求自我實現的過程。我們常常說在找未來，以台灣來說，台灣的未來要往哪裡去？台灣的自信往哪裡去？我們是不是都常常站在現在去思考我們的未來在哪裡？但很少回顧過去、再尋找未來，其實過去跟未來是可以站在同一條線上面的，我們也許是不是應該要檢驗一下過去：我們的光榮是甚麼？我們的仇恨是甚麼？遺憾是甚麼？從過去的歷史去找到一條線，它可以跟現在接連的，然後那條線指向的方向就是未來。所以的確有這麼一點點潛在的想法。

整個台灣的樣貌，那個年代當然有很多好與不好，但我們呈現的是這一支球隊裡面的樣貌。

文：接下來想拍攝的電影是怎樣的題材？

魏：仍然是台灣故事，但時空拉回400年前，當時的族群問題更鮮明，那是個台灣沒有主人的時代，有原住民、有第一代移民、第一個荷蘭的貿易公司。那是三個民族在這個地方搶奪土地，求生存的年代。荷蘭當時的所謂統治，有點像他來到這個地方設貿易公司做轉運站，他會解決一些原住民部落的紛爭，派部隊戰鬥，要原住民投降於我才不會作亂，等於是用公司的經營在進行統治。所以我想拍的其實是一個大航海時代的台灣。

英語達人解惑英文教育迷思

快樂書房新書《出色英語》是暢銷書《吵架英語》作者董德偉(David)的爆笑新作，David以幽默流暢之筆寫下令人忍俊不禁的六十多個故事，或許會改變我們以往對英語學習的認識。

David中學畢業後曾留學英國多年，覺得英國對禁忌題材持開放態度，而且常以幽默的方式應對；反觀香港，視禁忌如洪水猛獸，於是很多香港學生對英文俗語也一竅不通，同外國人也談不上半句話。所以回港後，港人的保守態度對他帶來衝擊，啟發他創作第一本書《英語俗語講》，希望大家學英語之前先學文化。

為何想寫一本《吵架英語》和《出色英語》？

David：在我讀書的年代，學習英文主要由名詞、動詞等入手，然後是文法基礎，高中便是閱讀理解、應用文和實用的口語。大家都知道，去考一個試，拿一個高分不難，只因為考試離不開填充題、連線題、選擇題等等的模式。長期應付同一模樣的考試，對英文的語感漸漸麻木。離開校園以後，接觸的是求職英語、商務英語、電郵範例英語，只要稍為偏離這類題目，就能把一個接受了多年傳統英語教育的人考倒。就我的觀察所見，例如在職場上，英語能力較一般的人很難為自己據理力爭，受到語文水平所限，

他們只可以唯唯諾諾。而能夠用英語去舌戰的人給人的印象是他們的英語很不錯，這促使我有了寫這一本書的念頭。而這個題材是教育制度下所沒有的。同樣，出色英語的情色艷事也是課本所沒有的，這類讀物非常缺乏。

幽默是你的人生態度嗎？

David：我覺得懂得說笑的人很了不起。有時候，一個笑話能把一個尷尬場面扭轉；笑話也能夠令原本處於緊張狀態的人頓時放鬆。幽默需要智慧：說一個幽默小故事需要智慧，而能夠理解一個幽默故事可以視之為啟發智慧。

正因為我們處身於一個很多禁忌和很多枷鎖的社會，談談情、說說性好不容易，情慾英語和出色英語便正好借此以幽默的手法來觸碰一下這個禁區。要是有人嘗試大搖大擺地談情說性，必定會招來衛道之士群起而攻至體無完膚。幽默在此的作用何止是催化劑，簡直是將色慾從死牢中救回來。

怎樣看待香港的英語教育？

David：香港的英語教育很多元化。有傳統的、也有活動教學的。每一種



的教學也有它的優點和缺點。只要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就能學得快，讀得通。主要的問題在於課程設計，內容太陳腐會令學生沉悶；功課太多也會令學生透不過氣，吸收不來。無論是傳統抑或是非傳統，了解學生跟不跟得上進度是重點。小班或者是小組教學是很好的編制。當然，這牽涉了資源是否充足的問題。教育制度不會為一、兩個問題而隨意更改。事實上，改得太多、太密，會令學生、家長，甚至老師也無所適從。在教育制度以外，要補充自己的不足，便需要多接觸其他的媒介，優質的課外英文讀物是必然之選。